



全書

四庫



第九一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册目次

欽定四庫全書

册 府 元 龜 (二〇)

宋 王欽若 楊億 等奉敕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撰

憲官部

公忠

引薦

褒賞

公忠

古君子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公忠之義諒在茲矣乃有
典司邦憲表式朝右厲冰霜之志執金石之心正色不
回謹言無隱竭誠於顛越之際獻規於疑貳之始或明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辨其飛語或申雪其冤訟以至逢危殞命抱義立節千
古之下莫不仰其清風而思見其人者也

後漢种嵩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
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
傳高覆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嵩至橫劍當車
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當待
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
不敢爭

評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勝錄監生臣李廷對

楊衆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遷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

即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晉劉暉為司隸校尉時惠帝立羊玄之女為皇后成都

王以討玄之為名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大駕幸長安

留臺復后位永興初河間王顥矯詔遣尚書田淑勅留

臺賜后死詔書累至暉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

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元龜卷五百十三

二

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

靡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跣踵之心想鑿與之

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

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

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

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

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搆亂衆無愚智皆謂

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輿動夫殺一

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

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克豎承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

觀察衆心實已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

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顯見

表大怒乃遣陳顏呂即東收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

還洛迎后復位初羊后反宮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

誠之志得有今日

唐蘇珣垂拱初為監察御史則天使珣按韓魯諸王獄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元龜卷五百十三

三

珣奏據狀無微則天召見詰問珣執奏不回則天不悅

曰卿大雅之士當即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

河西監軍神龍中珣為右御史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

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洛為得罪者所引珣因辨析事

狀密奏以保明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為戶

部尚書

蕭志忠為御史中丞中宗神龍三年自節愍太子舉兵

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兄弟侍

御史冉祖雍紀處訥共誣構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
主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因此欲加害忍帝召志
忠令鞠其狀志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豈不能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羅織竊念宗社存亡實在
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
則天皇后欲立相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
下傳說足明冉祖雍所奏咸是構虛帝既與相王公主

欽定四庫全書

明前元編
卷五百十三

素相友愛深納志忠之言志忠自此又彌加保護由是
公主獲安

盧奕為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
都與留守李愷誓無避死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
所執與愷同見害

趙洵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
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洵為巡使俾令即訊
洵周歷墻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

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官常感
洵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
不相得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齊映興元初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
執轡會帝馬驚跳奔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
乃止帝問故對曰馬奔蹊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
雖臣萬死何以塞責帝嘉歎無已

欽定四庫全書

明前元編
卷五百十三

孔緯為太子少傅時沙陀逼京師昭宗幸鳳翔邠帥朱
玫引兵來迎駕田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
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鷄
候館詔授緯御史大夫時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
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盤屋上張流切
下音室並為亂
兵所剽巴妙切資裝殆盡緯承令見宰相論事蕭遘以田
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促百
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辭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

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音飛奔迫而

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凡布衣交

舊緩急猶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

泣下三院曰人豈不懷但盤屋剝剝之餘丐食不給今

若首塗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

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

急耶公輩善自為護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

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羣公之意未有發期僕

欽定四庫全書

明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六

忝憲闈不宜居後道塗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

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

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攻必蓄異志奏曰關城

小邑不足_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

入關而郿岐之兵圍寶鷄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

引薦

詩曰蒸我髦士蓋美其得賢傳曰舉爾所知誠廣其薦

善况夫總司彛憲糾正庶工固宜念則哲之明先舉類

之義審擇儒雅博衍雋良薦於朝廷庶以組綬其或忠

讜之士邪佞所仇文致厥辜淪陷非辟而能表薦其行

請宥其刑皆所以為國愛材進人以道劉楚之詩斯作

沉僚之歎罔與豈止致位於台槐受寵於龜紫固可以

紀其勞懿為南司之表式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湯

湯數稱薦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又以倪寬為掾舉侍

御史擢大中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七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

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

繁延壽為御史大夫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切聞谷永有茂材除

補屬舉為太常丞

貢禹為御史大夫琅邪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

立剛直禹除為屬舉侍御史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林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

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

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
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
分乃微為太中大夫

樊準為御史中丞時龐參坐法輸作若盧準上疏薦參
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帝悟馮唐之言
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
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
參勇謀不測卓爾竒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八

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
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
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
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也

應奉為司隸校尉時河南尹李膺奏按羊元羣贓罪元
羣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
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奸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奉上
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

王瑞其昭衷之珠齊威王谷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
心替切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

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糾之以法衆庶稱宜李
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
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諸訴遂
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
歎息夫立政之要紀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宣帝微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
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遭愛度遠今三垂蠢
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
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九

後魏元匡為御史中尉高選御史高道穆奏記於匡匡
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又以內行長
山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從叔為羽林隊主搆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
然奏正帖國子助教

李彪為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鄺道元秉法清勤引為治書侍郎

高道穆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北齊崔暹東魏孝靜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繼嵇暕麗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

唐張循憲為侍御史長安中為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十一

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秋官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召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帝已疎忌載拒而不納是時帝委腹心於

栖筠亦嘗薦延之帝曰郢方為元載所厚寧可信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採拔豈使為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兼御史中丞水陸運使

崔寧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

常貞伯為御史中丞德宗貞元初袁滋為郢岳從事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究竟出之貞伯聞之薦

為侍御史

高郢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郢表授殿中侍御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及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知其重貞退者時論嘉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樞陽尉徐晦本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言

別時故相權德輿與馮文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曰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不一送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焉可不送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夷簡請為監察晦至官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獎拔於千萬人中哉答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常有翼為御史中丞奏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侍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御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十一

知權制曰御史中丞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八例以中臺郎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處誨族親胄貴能博文論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誨當居內廷草具密旨自以疾去于今惜之俞其言如我得有翼為爾之知己予為有翼之德邇上下交舉豈有私受勉修職業所報非一後唐蕭頊為御史中丞請孔邈為御史

褒賞

大處風憲之地當糾繩之任綱紀所屬委賴尤重而能方嚴以自律勁直而不撓彈擊連繆無所畏避推伏豪橫未嘗寬假侃侃而正色蹇蹇而匪躬善守厥官不懈于位跡是推懋賞之典加異數之寵申之以賜予貴之以來章形於詔獎接以體貌敦勸以聳其氣懋勉以成其名故首公之臣立志之士莫不感激以思自効摩厲以期稱職然後知信賞之為勸非可以忽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十三

漢諸葛豐元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

後漢宣秉字巨公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秉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甌帝常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追投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

開世祖召見賜以榮戟

鮑永建武十一年為司隸校尉以事劾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朝廷肅然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鮑昱永子中元元年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

胡降徽若今之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

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辟臣上

不言姓凡制書皆墨封尚書今重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

封唯歎今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欽定四庫全書

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

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晉李惠武帝時為司隸校尉劾中山王睦等各占官三

更稻田詔曰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惠元志在公

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

以避二鮑宜其然乎其中劾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思

不可數遇也惠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

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辭音懇切武

帝不聽勅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

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於

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元康四年卒官時詔贈司隸校

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

劉暉為左丞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等

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

熊遠為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

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徐羨之自是百僚震肅莫

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蕭惠開為御史中丞百僚畏憚之入為侍中孝武詔曰

惠開前任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

御史中丞

梁江淹在齊為御史中丞多所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

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

步

張緬為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陳袁憲為御史中丞領羽林監常陪講承香閣賓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

後魏李彪為御史中尉多所劾糾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府元覽
卷五十四上

五

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正色當官不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元匡為御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彈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其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

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娣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捧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

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娣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崔暹任魏為御史中尉神武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神武帝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彊遂使遠近肅清羣公奉法銜鋒陷陳代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府元覽
卷五十四上

五

擁之而綬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導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澄神武長子文襄也勸獎之力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

莫不畏服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敬憚文帝嘉其悻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悅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游元大業中為侍御史遼東之役宇文述等九軍敗元案獄數其罪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欽定四庫全書

隋書卷五十三

十九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太宗幸其第視疾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崔隱甫開元中為御史大夫羣寮側息玄宗嘗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劾勳臣管崇嗣失禮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盧坦為御史中丞元和三年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勅貢獻肅宗召坦對褒慰久之

裴度為御史中丞時吳元濟盜兵柄求襲父任憲宗徵師伐叛詔度巡營壘勞士卒度計其險易密陳攻取之策帝深歎之遷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王播為御史中丞入閣候宰相出方隨之異常例也

後唐許光義明宗天成四年除御史中丞光義謝賜絹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五十三

十九

五十足銀器一事

劉贊為御史中丞長興二年十二月詔曰國祚中興皇綱再整合頒公事偏委羣臣先勅抄錄六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御史臺官員等或同切催鑿或遞專勸讀校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獎勵以勵勤恪御史中丞劉贊近別除官今加借爵宜從別勅處分呂琦姚遐致宜加朝散大夫仍賜柱國勳于連李壽並朝散大夫徐禹卿張可復王曉並賜緋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撰

憲官部

剛正

書曰剛而塞強而義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矧夫風
憲之任抨彈攸屬所以案舉不法表正庶尹震肅綱紀
奮揚威望而能雅志公亮峻節彥厲舉遵直道無所屈
撓善善惡惡不吐不如使邪臣知懼懦夫有立須復逆
忤貴倖構聚怨隙被以巧詆陷於深文亦無憚焉斯古
人所謂執德不回當官有守者也

漢嚴延年為御史掾舉侍御史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
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勅奏光擅廢立
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寢然朝廷肅焉敬之

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時侍中許章以
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
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

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章因得入公門自歸上

歸自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

上書謝曰臣豐為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

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効復秩臣為

光祿大夫官尊貴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追年數衰暮常

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識臣無補長獲素

殮之名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俸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

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四

二

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

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

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

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

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

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

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臣欽若等

載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專

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

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惟陛下裁幸帝不許是後所言

益不用

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平恩侯許伯入第

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

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言自

無所無所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

狂丞相魏侯臣欽若等曰魏侯魏相也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四

三

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屬猶伴也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

起舞為沐猴與狗鬪沐猴猴也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

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

矣言如客舍行客輒遇之故多所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

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帝

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乃解

孫寶字子嚴哀帝即位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

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以當熊事傳太后

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寬之竇奏請復治傅太

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

舐以揚我惡撻舐謂挑撻之也我當坐之帝乃順旨下寶獄尚

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

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帝為言太后出寶

復官

鄭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貢高名公直

洵勲為司隸校尉時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義渠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四

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殺猪連繫都亭下以深辱之殺猪家也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

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

逐捕察無狀者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勲奏言春秋之

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

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薛宣請遣掾史以

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信為士

也奉使命大甚詩逆順之理也許亦宣本不師受經術因

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印書欲專權作

威乃害於國不可之大者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由于乃國害于厥躬故

引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

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

合浦

後漢鮑永建武中為司隸校尉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常曰責威且宜欽手以避二

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四

何敞為侍御史章帝時尚書僕射印壽譏刺竇憲等辭言

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理之

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聽延直言之路下不諱

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諍臣七人以自鑿

烙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

窮臣伏見尚書僕射印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

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

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